

论阿蕾小说创作风格特征

何刚¹，加洛久体²

(1.西昌学院 彝文系，四川 西昌 615022；2.凉山州彝文教材编译室，四川 西昌 615000)

【摘要】当代彝族女性作家阿蕾以其细腻的笔法，倾力表现农村彝族妇女的喜怒哀乐，揭示彝族女性的社会地位和人生命运，反思彝族传统的文化悲剧。她的小说语言风格独特，叙事结构多元，乡土气息和民族特色浓郁，为彝汉双语小说创作提供了范本。

【关键词】彝汉双语；小说；女性意识；悲剧人生；创作风格

【中图分类号】I207.9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X(2005)04-0031-03

当代彝族女性作家中，阿蕾以彝汉双语小说创作方面的凸显业绩较为引人瞩目。她现已出版彝文短篇小说集《根与花》，汉文短篇小说集《嫂子》。“她的作品特别是小说的思想艺术魅力也首先在于那一幅幅凉山彝族民情风俗画，她借着它们哀叹彝族妇女的悲剧人生，进而反思彝民族的文化悲剧。”^[1]其短篇小说《根与花》获首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二等奖，小说集《嫂子》获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阿蕾的小说创作无疑是彝族文学星空中闪耀的光芒，也算是中国女性文学百花园中一朵奇葩。

一 对人物命运的关注与女性意识的拷问

阿蕾出身于大凉山彝族村寨，从小受到彝族民间文学的熏陶。纯朴的乡村生活使她熟悉彝族地区的风土人情，了解彝族人民的心理习惯和审美旨趣，深知彝族人民的现实生存状况和精神境遇。作为女性作家，阿蕾深切体察到彝族妇女生活的艰辛与痛苦。因而，她的小说主要反映了彝族妇女的恋爱、婚姻、家庭的悲剧色彩，以深刻揭露各种宗法关系和男尊女卑的旧观念，以唤醒和拯救彝族妇女为己任，尝试着寻求当代彝族妇女和振兴文化的根本出路。

《哑巴尔玛》中的尔玛，本来言谈举止傻乎乎的像个“哑巴”，都令人同情了，还要承受来自各种恶俗的缠绕和折腾，甚至以付出生命为代价。起初哑巴尔玛被她母亲认定是“灾星”，全家人稍不顺心就拿她出气。后来经姑姑介绍“卖”给婆家侄儿傻子巴多。因

晚上睡觉时压死自己的孩子，被休回娘家。不到几天，哥哥将其“卖”给年过半百还未得子的老毕摩做妾，幸得儿子。但好景不长，老毕摩病故，哑巴尔玛再度回到娘家，终见子心切而被车轮碾碎，哥哥向车主讨得一笔命金，身价高过黄花闺女。由此可见，哑巴尔玛充其量只是家人挣钱的法宝和替别人生育女的奴仆，从没有享受到女性的一点权益和尊严。

在《根与花》中，拉玛奶奶受尽苦头也坚守着儿子的尊严神圣不可侵犯。她的骨子里重男轻女的观念是何等根深蒂固。她作为老一辈彝族妇女的代表，把儿子当作根，女儿当作花。自己深受这落后观念的毒害，又深受这落后观念的迫害。她一生含辛茹苦，也得不到“根”们的理解与同情。即使心理有了隐隐的痛楚和忏悔，并准备一死了之时，竟因为猛然想起不能给儿子脸上摸黑，而放弃了这一念头。尽管女儿对她关心体贴，她也在这一观念的束缚下，难以跨越一步，这是她的可悲之处。

如果说阿蕾以短篇小说《根与花》出名的话，《嫂子》是重要的里程碑。阿蕾笔下的嫂子形象栩栩如生，十分饱满。嫂子是一个穿着朴实，外貌俊俏，忠厚，勤劳，智慧的彝家山村妇女。在姑舅表优先婚的支配下，嫂子未成年就被迫嫁给娃娃柯惹，承担着繁杂的家事和劳务。由于阿蕾家的胆小和嫂子的软弱，使沙玛拉惹有机可乘，得以把阿蕾家的女儿甩了拐阿蕾家的媳妇（嫂子）。表面看来，这是越轨的行为和不道德的举措。毕竟沙玛拉惹是阿蕾家的女婿，嫂子是阿蕾家的儿媳。他俩应是兄妹关系，不应发生这种事情。仔细一想，沙玛拉惹和嫂子的“婚外情”，甚至

收稿日期：2005-06-01

作者简介：何刚（1966-），男，彝族，副教授，主要从事彝学研究。

为爱殉情,是对彝族传统包办婚姻的强有力冲击与挑战,是对摧残人性制度的抗争与背叛,也是寻求自我精神家园的失落与寄托。阿蕾对无辜的嫂子的同情、怜悯和对彝族包办婚姻等旧习的有力批判和胆识,以及面对现实妇女生存处境的艰难和角色地位低下的深层忧思,是令人敬佩的。在彝人的世俗观念里,男女的地位是有差别的,沙玛拉惹和嫂子都是凶死的,然而,世人对他们的奔丧情况和超度方式却大相径庭。首先,沙玛拉惹被装殓得簇新后,放进尸架抬到他家里放去了,为他哭丧的母亲到头来还怪罪嫂子:“母狗不龇牙,公狗不上背哩。她害了我的拉惹呀……。”而嫂子的尸体却没有人过问,仍旧孤零零地放在那里。再者,沙玛拉惹的亡灵和难产去世的沙玛姆果的女人配对儿被超度上天国,也没有人寓言他变成鬼,对嫂子来说,苏尼毕摩做法事时老提到她成鬼作祟,其亡灵和一条公狗尾巴配对儿超度,再在上面压上一块石板,让她永世不得翻身,甚至连她火葬坑中的骨灰木炭也被清除倒进了洛罕拉达河。在这些旧习恶俗的欺压下,命运之神对彝族妇女如此不公,是值得我们沉思和痛改的。具有社会责任感和民族自尊心的作家阿蕾把这一问题彻底作了揭露。广大彝族妇女地位的提高,不仅要靠自身的学习和努力,更要靠文明社会的先进文化思想。

二 别具特色的语言风格

阿蕾小说语言精炼、朴实、生动,民族特色浓郁,风格十分独特。

1 巧妙引用“尔比尔吉”

阿蕾对“尔比尔吉”(即谚语)的运用相当娴熟和贴切。如短篇小说《愁雾》中,她用精妙绝伦的尔比“兔子往上跳,筐筐往上编,野火往上烧”来说明事物是在不断发展。在一些着墨不多的地方,以“牛羊放到该放的地方,无病无灾”;“心比天高,命却不济”;“不听父言走十方,不听母言转五处”;“朋友不嫌多,仇人不嫌少”等彝族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尔比来加以表述和渲染,显得亲切自然,生动有趣。这也是阿蕾小说语言的一大特色。

2 适当添加乡土方言

作为现实主义女性作家来说,阿蕾擅长乡土文学创作,着力介绍家乡的风土人情,特别是彝族妇女的喜怒哀乐的全面展现。阿蕾童年长期生活在农村,地方方言对其有深刻的影响。她的小说语言明显带

有浓郁的乡土气息,从而增加了表现力和感染力。譬如,一些惟妙惟肖的象声词:“蹭蹭蹭、唏唏嘘嘘、嘎咕嘎咕”;使用频率较多的感叹词:“嗨、唉、喂、哎呀、呸”;以及非常有趣的短语:“撞上饿鬼啦”;“遭蕾辟的谁干的”;“叫豹子咬死的烂酒鬼”;“嚼姐姐的闲话”;“花喜鹊脚杆”等举不胜举。

3 朴实无华的语言本色

朴实无华是阿蕾小说语言的又一特点。无论是环境描写和人物对话,还是故事情节的展开,都无不显示出这一特性。如短篇小说《娜果嫫》中描写苍凉景色时,语言很朴实:“——松林下边是枯黄的草坡和一些翻过耕的深褐色的山地,在背阴的地方还残留着斑斑点点的积雪。”短篇小说《秋末》中乡亲们来看望病重的吉克奶奶时,一系列的谈话,真实道出了村民之间淳朴的亲情:“这是我一辈子攒的——剩下的大伙添点——买一架磨面机器——”——村里历来的规矩都是大家帮,况且您是五保户,只是您自己心强不要照顾摆了。磨面机以后会买的,您还是说说这些钱咋分吧。”

三 灵活多样的叙事结构

女性小说写作偏爱“倾泻式”;“自诉式”,阿蕾也喜欢在小说中以露面的“我”的口吻讲述故事;“我”既是叙述人,同时又扮演着角色,常常灵活自如地运用回忆、对话、独白等自述体式,为写实性故事创造方便的条件。“采用第一人称来叙述对于故事情节的推进和场面的转换都较为自由,也有利于将叙述、描写、抒情、议论熔于一炉,尤其是可以充分地抒发自己的感受,以真切的感情感动读者。”^[2]譬如,在《嫂子》中,阿蕾以第一人称“我”回忆中,用复合式叙事结构,记录、讲述“她”的嫂子与姐夫沙马拉惹情爱悲剧故事。在倒叙、插叙、补叙和逆叙的综合运用中,既有“我”对主人公的故事的叙述、描写、抒情和议论,又有“目击者”对于没有“我”在场的场面和事件的补充。无论是由纵到横,还是由横到纵,总是做到转接有法,错综其势,线索清楚,安排得当。整个故事由“我”的嫂子和姐夫沙马拉惹的合影留念的照片为引子,由“回顾式”结构将他俩凶死的引人注目的场面先行写出,然后进一步托出故事的来龙去脉。其中“我”是记录、讲述者,对故事作出解释,与读者谈心。“我”不在场的一些场面和事件让位于目击者和知情者来讲述。从而使故事更有立体感和可读性。

阿蕾小说中展示型方式的叙事,开头一般都比较突兀,它的一个突出的特征是,当第一次提到故事中所要展示的那些人物时,总是直接使用第三人称代词“他(她)”进行叙述。“一旦在文本开头的句子中出现‘他’或‘她’这样的‘非后续性后续信号’的时候,总是表明该叙述属于限制性视角的展示型叙事方式,而第三人称代词‘他’或‘她’指代的几乎总是一个人反映者性格。”^[3]如阿蕾短篇小说《情悠悠恨悠悠》中一开头便写道:“‘她死了,她真的死了?!’他佝偻着身子,反搂着斜挂在左肩上的加施瓦拉,一路默念着踉踉跄跄地向屋后的小山包走去,夹胡子用的镊子和掏烟锅巴用的锤子随着他沉重的脚步在胸前叮 晃摇着。”文中除了所要叙述的人物对话和行为活动外,对人物的背景却只字不提。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徐其超,罗布江村.族群记忆与多元创造:新时期四川少数民族文学[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1.P683.
 [2]候雁北.文学创作:构思·结构·表达[M].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P96.
 [3]罗刚.叙事学导论[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P95.

致谢:本文的撰写得到了阿牛木支教授的大力指导,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On Characteristics of Creative Style in A Lei's Novels

HE Gang¹, JIALuo-Jiuti²

(1. Yi Language Department, Xichang College, Xichang Sichuan 615022;

2. Compiling Office Of Teaching Materials of Yi Language, Liangshan Prefecture, Xichang, Sichuan 615000)

Abstract: A Lei, modern female writer of Yi nationality, tries every means to show Yi women, happiness, anger, grief and joy, disclose Yi females, social status and think about the cultural tragedies of Yi tradition. Filled with original language style, multiple narrative structure and strong local color and national feature her novels serve as a model for creating Yi-Han bilingual novels.

Key Words: Yi-Han Bilingual; Novels; Womanly Consciousness; Tragic Life; Language Style; Narrative Structure

(责任编辑:周锦鹤)